

秋的人生

何志平

昨日暑熱未消，風已悄然轉向。天地立秋，如約而至。白天還是悶熱，正午的陽光裏掩藏着火熱的心情。可到了晚間，一股忽然而來的風，不再是裹挾着夏日黏膩的熱，而是從海港深處悄悄吹來，夾雜着微許涼意，還摻着一絲鹹濕的氣息與若有若無的花香。

立秋，二十四節氣中第十三個節氣，乃秋季的開始。看似帶了個秋字，其實是僅次於大暑、小暑的第三個「熱節」，意味着立秋之後，天氣仍然炎熱，常有「秋老虎」，酷暑不會立刻退場。

不過，這次立秋不一般，六十年難一遇。雖於八月七日晚正式交節（對應農曆六月廿五），卻恰逢干支紀年六十年一循環的丙午赤馬年周期，且疊加重民俗天象，呈現晚立秋、閉眼秋、秋包伏等特殊格局，殊為罕見。在民間，立秋有公、母秋之分，並以午時為界，十二點之前交節是睜眼秋、之後為閉眼秋。通常農曆六月立秋為早是公秋，七月立秋是晚為母秋。同時，今年屬辰三伏，整整四十天。初伏既去，中伏過半，而立秋已來，未伏八月十四日尚才開啟。意即立秋在前、未伏在後，叫做秋包伏。

二〇二六年公秋降臨，早秋又累積閉眼秋與秋包伏，既是六月早秋提醒涼意早襲，又是閉眼晚秋警告熱意難消。老話講，「六月秋樣樣丟，七月秋樣樣收」「夜立秋，熱到頭」「秋包伏，熱得哭」，早晚皆有，貌似矛盾，實則說明今年夏秋之交火性偏重、燥熱暑濕超長待機，氣候會跌宕反覆、冷暖無序，極端天氣打破季節規律，大江南北俱熱。人們在立秋之日，尤其在香港，根本看不出秋天應有的模樣。但立秋的到來，從時令來說，確是進入了秋天。夏的熾烈繁茂，終會在秋天結果，所有

的辛勤耕耘與堅守，都將變成歲月的饋贈，人生如此。

站在秋天門檻之上，有人盼秋風送爽，有人喜秋實纍纍，有人愁秋燥難當，有人愛秋色斑斕，有人嘆秋意涼薄，有人品秋茶靜好……秋季的美與靈性並非遠在彼岸，就匿在一片被陽光浸透的樹葉，以及一次次的無意駐足凝望中。當心足夠沉靜，便可從一葉知秋、一夜至秋之內，窺見天地之恆常，感受生命之莊嚴。凡事皆有定期，萬物皆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萬事萬物皆有其時。

人之一生，恰似四季輪替，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都循着既定節奏前行，每個年齡都是恰到好處的自己。年少奔赴遠方，熱烈莽撞，敢想敢幹，在心底種下光；青年躊躇滿志，一邊衝鋒一邊自愈，逐夢扎根；中年沉靜內斂，能報養育之恩，也能托舉兜底子女夢想，守心自暖，花開果茂；暮年回望來路，通透清明，從容淡然。有展開之時，也有捲起之日，這既是自然定數，亦如人生不可迴避的境遇，蘊藏着眾生循其道、生生不息的深沉體悟與敬意。我們終將告別盛夏，不得不面對歲月流逝帶來的秋日衰微。然而凋零絕非終結，乃落葉歸根、化為春泥，悄然守護着土地蛰伏的生機。恰如人之豐厚閱歷積澱，或是傾注心血留予後世之智慧與創造，雖已隱入塵煙，卻以另一種方式延續生命之循環。

想起那日靈前送別師長，大家致辭追悼，述生平、讚功績與品德、表達哀思。一個人一生如何，直至他去世方才蓋棺論定。但又全然不是泛泛溢美之詞，以及身後授予的虛名與數



◀八月七日是立秋節氣，農民搶抓農時開展農事活動，田間地頭一派繁忙。
新華社

衍客套，而是當一個人從人世間徹底退場之後，這個世界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對他物傷其類的真摯惋惜與對一種人格力量的致敬，及其一生價值的最終評價。是種評價，不經任何研討，不依賴任何倡議，直接書寫在人心之上。無關身份地位，抑或權勢財富，都自願、安靜地參與一場送別，本身就是最堅固、最無需辯駁的精神定格。這證明，這個人來過，認真地活過，熱烈地愛過，慷慨地幫過……他把自身才能和經驗貢獻社會，把溫暖送給大眾，把對香港的純粹熱愛留給自己。其之一生或許有瑕疵，但足夠清白坦蕩，足夠真誠真實，也足夠值得。

這幾天我正好重讀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字句，又令我上下串聯。未有詩意的想像，只有認知的超越。天下總有小於秋毫之物，就此而言秋毫也是大；泰山雖大，但總有比之更大，於是泰山也算小。同理早夭之子在更短暫生命面前也是長壽，傳說活了八百年的彭祖相較更長久生

命，亦為早夭之人。故而天地與人同生共長，彼此依存，沒有先後之分，也無主從之別，更沒絕對好壞，一切基於相對的判斷，從來都是共生共榮的生命共同體，互相影響，相互轉化。收穫與凋零，何嘗不是一幅鋪展於宇宙蒼穹之間的人生畫卷？

它於秋結束一個輪迴，未來下一個春天，必要完成內在的圓滿與能量的凝聚。自然之秋絕非終局，而是向內深耕，時刻為迎接「第二個春天」進行更深沉有力的準備。人生入秋，步入後半程，最宜於深思熟慮、自我清算。生命的外在鋒芒或已收斂，真正的力量總在沉寂中醞釀，為靈魂刻下更深的烙印。

人生四季，我已度過了春天般的青春、火熱般的壯年，人到暮年已是秋，常見昨日黃花，常憶幾十載由文化人、以人化文之大半生，心之所向，素履可往。此刻窗外陽光萬丈，沉澱數個春夏過往。立於秋，行致遠，隨手寫一闕文章，在孤獨中徜徉，既往且來，自如自在。

10年前由英國來港 2022年參加《中年好聲音》 李佳：香港已經是我的家

演藝潮流

2022年參加無綫電視台《中年好聲音》歌唱真人騷，成為了李佳的一大人生轉折點。10年前由英國來中國香港定居，再由素人成為歌手，李佳覺得自己的路一直是幸運的。出生於上海的她，也曾與丈夫移居英國，但她很開心最終香港成為了自己的家，感受到香港人滿滿的愛及溫暖。桃李滿門的「佳佳老師」，現在經常被學生們的熱情包圍，她坦言即使因為上課導致聲音沙啞，也不會停下教學的工作。

文韋韋

李佳的唱功實力，已毋庸置疑。最近她更挑戰高難度，推出拉丁風十足的廣東歌《拉丁綠洲》，歌詞非常密集。她亦翻唱了林子祥的《追憶》，以表達對父親的思念。明日李佳更會帶同其最近推出的廣東歌EP專輯現身HIFI展，演繹新歌及舉行簽唱會。早前李佳接受《大公報》專訪，提起這次的專輯，她笑言為了《拉丁綠洲》一曲，苦練廣東話，要將歌詞背得滾瓜爛熟，否則很容易出錯。而另一首歌曲《追憶》中的很多歌詞勾起她與爸爸的回憶。

父母都是京劇演員

李佳的父親李廣介是國家一級京劇演員。在李佳22歲時，父親就已離世。李佳說：「我錄音時，感受很深，但沒有哭。反而之前在新歌發布會上唱（《追憶》）這首歌時，忍不住哭了出來。我本身也不是容易哭的人，但那次哭得很厲害。只要有一件樂器跟我一起前行，便會很有畫面感，（讓自己）分外感觸。」

李佳的父母都是京劇演員，令她自小對文藝產生興趣。爸爸喜愛鄧麗君的歌曲，對她也有影響。雖然父母以前一直想讓她接班當京劇演員，但當時只有十幾歲的李佳，獨愛唱歌，不愛唱戲。她說：「小時候覺得唱戲要練功，很辛苦。那時覺得唱歌很有型，現在回想，如果當時學唱戲，可以傳承下去，一切又不同了。」現在作為唱歌老師，她又想將歌唱技巧傳給兩個兒子嗎？她笑說：「他們不肯學，只喜歡踢球。但他們的節奏感好，亦不會唱到走音。我老公就只懂唱《上海灘》，亦鍾意聽音樂，但廣東歌不太懂。」

因為參加《中年好聲音》，李佳逐漸被觀眾認識。她不諱言曾有17年沒有參加任何比賽，因以前發現在比賽中原來不是唱得好便可以了，還要做其他事，她不想因妥協退賽。她說：「因為是TVB辦的比賽，我心想去看看明星也不錯。」而且那時她心想參賽可能會讓更多人認識自己。最終，李佳獲得亞軍，一夜成名。

為學生的進步開心

《中年好聲音》賽後，李佳每天有十幾位學生報名，試過有二百人在輪候。她笑說：「因為學費好平，我到現在也不會放棄教大班，我就是喜歡看到學生們的熱血。」她表示在香港，學唱

歌的人不一定為了比賽，有些真的是純粹喜歡唱歌，也有些學生可能因為要唱K，找她補練歌喉。最初開始教唱歌，是因為看到學生的熱血很開心。李佳說：「當看到（學生）進步時，我也會被他們的快樂感染。有些學生更由一個很害羞的人，變得自信又有表演慾。他們都在享受唱歌的樂趣，即使教唱歌很辛苦，我也是因為說話太多導致《聲沙》，但我是停不下來的。」每位學生，都有自己的故事，對李佳來說，跟大家交流的過程也是學習。學生們亦覺得她能鼓勵自己繼續追夢，李佳站在舞台唱歌，好像是為仍在追夢的人而唱一樣。

問到李佳現在是否追夢成功了？她想說：「也不可以這樣說，只能說人生就像一輛列車，參加《中年好聲音》是其中一站，推出第一首新歌時是下一站，舉行演唱會又是另一個站。目前下一站便是HIFI展，每一站都有不同風景。當然我亦希望最終可以到一個大站，就是舉行大型演唱會。」李佳稱在紅館舉行個唱實在太遠了，表示自己有幸曾三次踏上紅館舞台表演，這是很多歌手的夢想。但一個演唱會不止唱歌，還包含了舞台、燈光、服飾等。若能夠在一些小型場地演出，就會單純只有音樂，亦可以與樂迷近距離交流。

◀李佳曾在2022年參加節目《中年好聲音》。

▶李佳希望未來有機會舉行大型個人演唱會。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我和我的爸爸
▲李佳的父親李廣介（右）是國家一級京劇演員。

追憶
▲李佳稱翻唱《追憶》時會想起父親。



▼李佳表示從小就對唱歌有興趣。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李佳小檔案

- 無綫旗下歌手及歌唱導師，2022年《中年好聲音》亞軍
- 年齡：48歲
- 代表歌曲：《Shake it!》、《拉丁綠洲》、《追憶》等

由英國來港定居，今年剛好是10年。李佳笑言香港節奏真的很快，自己從沒有像現在這麼努力過，這座城市帶給自己很多。她說：「多謝香港接受我。我是上海人，但常跟外國人溝通。在英國居住的時候，節奏好慢好悶，當地治安又不好。直至來了香港，我很開心可以做回自己。」

現在李佳與外籍丈夫都在香港定居，兩個兒子亦在港讀書。她坦言老公對香港治安之好感到驚訝，家中、附近放置了很多簇新的單車，如果是在英國，一晚已被偷光了。李佳在香港亦有很多暖心經歷，她說：「我最初來港時有次向路人問路，對方年紀還比我大，但他都親自帶路幫我；另一次我帶着兒子乘巴士，八達通碰巧沒錢，有一對夫婦主動幫我拍卡，又堅持不肯收回現金；最暖心的一次是我抱着小兒子準備過馬路，當時烈日當空，有人走來為我打傘。這些都讓我好溫暖，香港人很友好。」



▲李佳一家從英國來港生活已有10年。